

文化交流資料

(僅供參考)

蘇美文化交流

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 編印
對外文化聯絡局

一九五六年四月

目 錄

苏美合作問題.....	1
苏美農業代表团互相訪問	3
万里紀行	8
——苏联新聞工作者代表团在美國——	
蘇联音乐家在美國演出.....	16
美國“人人歌劇团”訪問苏联.....	24
美國農業展覽会將在莫斯科举行	33
苏联建筑專家訪問美國	39
象棋比賽	41
——美國象棋手在莫斯科——	
苏美工程师建立了友誼	43
苏美举重比賽.....	45

苏美合作問題

姆·坡尔斯基

發展東方和西方接觸的問題，是当前國際間存在的重大問題之一。去年在日內瓦召開的四國政府首腦會議曾把這一問題列入議程，由此可見它的重要。1955年8月5日，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的決議中特別強調了蘇聯人民重視這個問題的解決：“蘇聯最高蘇維埃表示相信，不同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國家，在尊重主權和互不干涉內政的基礎上建立更廣泛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關係，是符合各國人民的利益的；並且將能使各國之間的和平、友誼和合作得到鞏固”。

按照“日內瓦精神”，蘇聯不斷地擴大與世界各國的接觸。

最近，東西方國家之間的接觸大大改進了，各國之間的文化合作擴大了。蘇美之間的一些接觸表明了兩國人民要求發展這種友好合作的意願是多麼殷切。關於這一點，美國的報章正在討論美蘇合作，尤其是文化方面的合作的遠景，這是值得注意的。

美國的報紙，譬如“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每日新聞報”對擴大美國和蘇聯之間交換代表團的好處申述了許多道理。同時，這些報紙最後承認了，反對這種互派代表團的人是找不出理由說服別人為自己辯護的。

同時，“每日新聞報”報導，“交換代表團計劃”的反對人之一就是國務院聯邦調查局的負責人斯科特·馬克略德（Scott MacLeod）。他害怕共產黨人會把“自己的思想”“傳染”給美國人。對這樣的恐懼心理，報紙說：“馬克略德的一個同事在一次私人談話中回答道：‘假如有足夠多數的人想要推翻我們的制度，那麼就應該趕快檢查，是不是我們的制度本身有了毛病？’”

資本主義國家各社會團體的代表，包括美國的各社會團體的代表，越來越多地提出發展與蘇聯以及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文化合作和消

除这方面的一切障碍的要求。不久以前，來苏联訪問的美國加利福尼亞有名的文化活動家岑勒尔女士回國了。根据“洛杉磯时报”的报道，她代表加利福尼亞的許多文化組織，發表了一些關於擴展美國和其他國家，包括苏联及人民民主國家的文化联系的見解。岑勒尔女士說：“美國規定要蓋手印，俄國人不同意这种做法，这應該取消。我們知道这是艾森豪威尔總統在國情咨文中建議的。从信任观点出發的檢查以及其他一切官僚主义的手續，必須简化。”

岑勒尔女士在美國國會眾議院小組委員會上發言，她講到我們兩國之間文化交流的一些具體問題。她說：“俄國人主張派一些大型代表團到他們那兒去。他們那里已經上演過‘波吉与白絲’，現在他們希望能派一個交響樂團去。他們希望有為數較多的旅行者訪問他們。我們却仍抱着相反的見解。除了以‘官方人物’身份來我國訪問的苏联農業代表團和苏联新聞工作者代表團這幾個例外，我們對那些由60人—160人組成的外國的交響樂團或芭蕾舞團的訪問就給他們麻煩。”岑勒尔女士並贊成擴大交換體育代表團的範圍。“洛杉磯时报”還引証了小組委員會其他委員們的發言，他們對岑勒尔女士的說法感到極大興趣。

苏联人尊重世界各國人民的文化。卓越的藝術家和社会活動家保尔·羅伯遜說：“……苏联觀眾們對‘波吉与白絲’的歡迎，是黑人藝術家能夠對世界和平作有益貢獻的明証。”

眾所周知，苏联政府曾不只一次表示過願意擴大苏联和美國兩國之間互派代表團的關係。今年2月3日苏联外交部長在給美國大使館的備忘錄中說：“按照苏联政府的意見，擴大苏联和美^國之間文化、科學和技術性代表團的交換，增加美國人和苏联人的相互訪問，將大大促進苏联人民和美國人民的互相了解和改善兩國之間的關係。”

尼·謝·赫魯曉夫同志在苏联共產黨第20次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中指出：“我們希望成為美國的朋友，並且為和平和國際安全同它合作，在經濟和文化方面進行合作。”

非常明顯，發展苏联和美國文化藝術工作者之間的接觸，擴大文化交流，是發展兩國友好關係的重要方式。

（舒章譯自1966年2月23日“蘇維埃文化報”）

苏美農業代表团互相訪問

弗拉基米尔·馬茨凱維茨談美國農業

1955年夏天以農業部副部長馬茨凱維茨为首的苏联農業代表团在美國和加拿大作了为期兩個月的訪問。下面是馬茨凱維茨对“新聞”雜誌記者的談話：

我們訪問美國的目的是看看美國的農場怎样經營的，他們是以什麼方法和技術來提高谷类、肉类、牛奶、雞蛋和其他農產品的生產率。

我們到美國是想學習農場經營的經驗，學習一种已經積累了好几世紀的經驗。美國農民从別的国家那里吸取了不少有用的东西，例如最有名的小麥和其他農作物的优良品种，是数十年前由俄罗斯、烏克蘭等地帶到美國去的。而玉蜀黍和馬鈴薯则是从美國帶到俄國去的。这种丰富經驗的互相交流，毫無疑問是有好处的。

近几年來，我們兩個民族之間長时期的經濟和文化联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妨碍，但是我們这方面在宣傳和推廣最好的美國農業的經驗上做了不少工作。最近我們翻譯出版了許多美國的農業書籍，例如華萊士（Wallace）和布列斯曼（Bressman）所著有关玉蜀黍一書。我們努力學習各國的經驗，美國就是其中之一。特別使我們感到兴趣的是美國玉蜀黍的种植方法。

在參觀農場時，我們學習了雜交種子的生產方法。在苏联，我們也用雜交種子，但是在美國雙雜交的方法是廣泛地被採用的。在這方面我們學習了許多可以應用在我們國家里的有用的、有价值的东西。

我們对減輕農民勞動力的以工業方法進行的玉蜀黍選種，也感到

兴趣。我觉得它同样可以用在我们的农场里。

有一个很合理的牲畜饲养的方法使我们很感兴趣：先把牲畜放在西部草原上饲养，这样可以大大节省人力，然后送到玉蜀黍种植区进行育肥。在机械方面，特别使我们注意到的是普遍地使用了各种小型机器。我们苏联的农业也是高度机械化的，有大量的拖拉机、收割机等等。但是小型机器和其他节约劳动力的，特别是关于牲畜饲养方面的设备，我们还不够，需要多多生产。

如果我說美國的農業在每一个方面都使我滿意，就不真實了。我和我們代表團的其他人員看到了不少缺點，當時也就立刻提了出來。但我們去美國不是去找缺點的，而是去觀察好的、有用的、效率高的一方面。

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是普通的美國人民和我們所遇見的農民和農業專家們。在我們之間很快就找到了共同之處。我們也和不少人建立了個人接觸。我們將繼續努力建立這種友誼。我們很清楚地看到普通的美國男女是要和平的，他們很想和我們擴大友誼來往，交流經驗，進行貿易。我確信這次訪問將有助於促進蘇美兩國之間的經濟關係。

（丁種廣摘譯自蘇聯“新聞”雜誌1955年第21期）

蘇聯農業人士在美國

——美國報界評論——

蘇聯農業代表團在美國期間訪問了衣阿華州的玉蜀黍牧畜區，內布拉斯加州和南北達科他州的產麥區，明尼蘇達州和伊利諾州巨大的農業機器中心，懷俄明州的畜牧地帶。蘇聯農業專家們視察了農場和屠宰場，工廠和研究中心，同農民、工人、科學家、政治界領袖、大學生以及商界人士談了話。他們接觸了數以千計的美國人。

可以不誇張地說，這次訪問在蘇美關係上是史無前例的，特別是在經過了多年的“冷戰”和互相不信任之後。因此它的意義不只是訪問了幾個地方，而是對於整個蘇美關係來說都是重要的。

美國人對代表團所表示的興趣超過一切意料之外。美國報界，特

別是地方的報紙，用顯著地位詳細地報導了代表團的活動。內布拉斯加州某農業機械廠的工人希米特告訴代表們說：“本地報紙報導你們的消息比報導日內瓦會議還多得多”。

美國報界在代表團來到美國好久以前就開始談論這次訪問。差不多沒有一種美國報紙和雜誌對於蘇聯代表團的訪問不表示好感。公眾輿論總的來說也是良好的，祇有少數表示一些懷疑，但這種言論抵不住要求加強蘇美友誼的呼聲。

美國人很熱心要使蘇聯客人看到他們可能感興趣的一切東西，同時也想儘量了解一下蘇聯的情況。每天蘇聯客人收到從美國各處寄來的大批請柬。

美國人民要和蘇聯人民和好相處的真實願望，在各方面都表示出來。下面是美聯社引述衣阿華州一個有地位的商人和農人說的話：

“在這裡的人們，或許美國其他各地的人們也一樣，都對於那種戰爭和緊張局勢的言論感覺非常厭煩，我們願盡一切力量來取消這種言論。如果說，了解俄國人是一件必需的事，那我們就應該去做。因此我認為俄國人這次來到此地是很好的。”

“紐約時報”給這種想法做總結說：蘇聯農業訪問是俄國人和美國人親善的真實表現。

這種友誼的氣氛積極地幫助了蘇聯農業專家達到他們的目的——進一步了解美國農業上的好的一面。無疑地，這種經驗用在蘇聯農業上將是有利的。

然而，訪問的最重要的收穫是它給蘇美人民進一步接觸鋪平了道路。在此以前兩國之間的接觸主要是外交方面的和一部分貿易上的來往，那時在普通公民中間差不多沒有任何直接接觸。這次兩國農業代表團的互相訪問鮮明地証實了：擴大這種接觸對於兩國都是有利的。就像衣阿華州得羅恩市的“論壇報”所說的：“僅從俄國代表團來衣阿華州和美國代表團去蘇聯這件事來看，就足以證明那些阻止美蘇互相了解的障礙是有可能消除的。”

美國報界用了很大的篇幅討論蘇美之間貿易上、文化上、科學上及其他方面進行交流的廣闊前景。“紐約時報”說：“這樣大大地加強

个人接觸和來往，對於和平事業和國際間互相了解將是一個巨大的貢獻。”

(白耀燮摘譯自蘇聯“新時代”雜誌1955年第34期)

一次很有興趣的訪蘇旅行

——美國訪蘇農業代表團談話——

美國農業代表團一行十二人在周遊了蘇聯回到莫斯科以後，“新聞”雜誌記者訪問了他們，下面是代表團的一些印象：

在回答關於蘇聯給予代表團最深刻的印象時，威廉·蘭柏特團長說，是蘇聯人民的友善。他說，蘇聯人對於美國人是真正友好的，他很高興能親眼看到這點。

勞倫·少斯接着說，蘇聯人的熱情招待比他們所聽說的更甚。在農村里、在城市中他們所碰到的每一個蘇聯人都是那樣熱情地款待他們。少斯先生又說，他們最大的敵人是時間的短促，蘇聯農業部給他們安排的旅程是最有興趣的，假如他們再做一次周遊蘇聯的旅行，他們還願意走同樣的路途。

談到蘇聯農業方面給予他們最深刻的印象時，蘭柏特先生說，烏克蘭和庫班的肥沃的土地，這些地區的和塔什干、阿拉木圖地區的農業以及新農地開墾計劃的進展給他們的印象最深。在新開墾的土地上，仍存在着很多困難，但是他相信這些困難不久就會克服。

拉爾夫·奧爾遜接着說，假如蘇聯把它所有的荒地都開墾了，出產的小麥就足夠供應全世界。

另外一個代表克萊納先生指出這個國家的農業過去曾經一度是落後的、原始的，而今天卻獲得這樣巨大的改變，假如他不親眼看到，儘管這是一個不容置辯的事實，也難使他相信。克萊納又說，集體農莊的莊員、國營農場和機器拖拉機站的工作人員的工作熱情給他們以深刻的印象。

費力斯·歐文說，蘇聯耕種方法的水平很高，但要使機器達到最大效率還需要多化一些功夫。

本刊記者接着就一些西方、特別是美國報界人士曾揚言說蘇聯的農業正在走向“崩潰”一事問代表團的意見如何。

蘭柏特先生回答說，毫無疑問蘇聯農業在世界上是最多產的國家之一，因為我是第一次訪問蘇聯，無法和過去比較，但有一點我知道的，這些年來你們國家對提高農業生產作了巨大的努力，因此“崩潰”二字就無從談起，其實是正好相反。

談到美蘇之間的進一步互派代表團和文化交流時，蘭柏特先生表示他的看法說，應該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來促進這種交流，他相信他這種說法是代表所有代表團員的意見的。這種友誼的交流對兩國都是有益的，而且這種好處是不能低估的。兩國農業代表團的互相訪問是進一步促進雙方了解的一個良好開端。所有代表團員都希望改善美蘇兩國的關係，只有這樣，世界所迫切需要的和平才會到來。

（丁耀寬摘譯自蘇聯“新聞”雜誌1955年第18期）

万里紀行

——苏联新聞工作者代表团在美國——

弗·別列熱日科夫

十月間，我們一羣苏联記者远渡重洋來到紐約城。我們在美國歷時三十三天，先后訪問了紐約、華盛頓、旧金山等十幾個城市。代表团由鮑里斯·波列沃依（真理報）、維克多·波托拉茨基（消息報）、阿·索弗羅諾夫（“星火”雜誌）、鮑里斯·伊扎柯夫（“國際生活”）、尼·格里巴佐夫（文學報）、阿·阿朱別伊（共青团真理報）和我七人組成。訪問結束後，我們從美國經由西歐返國。人們常常問起這次訪問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麼，我們的回答很肯定：美國人民給我們的印象最深刻。

美國人民对“冷战”的看法

美國人民是好客的，坦率的，而富有幽默感，懂得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們似乎不太关心政治，不管是內政或外交；有些人甚至認為政治是不可親近的，然而，常識使得一般美國人民对政治特別对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和美苏的关系問題，不得不漸漸加以注意。

美國在“冷战”中度过了差不多十年，当时，我們以為要到处遭到冷眼，但結果想法和现实完全相反，我們到处受到欢迎。人們时常把我們攔住同我們握手，向我們問好；小学生圍住我們親切地向我們要照片，女孩們在街上給我們菊花，把紅玫瑰別在我們衣領上。在我們回國以後，接到許多我們訪問过的城市人民的來信，他們真誠地希望美苏之間的友誼能日益加強起來。

在旧金山，我們曾同美國一部分記者舉行辯論會，听众的拥挤現

象是十分驚人的。儘管票價多高，門口和走廊仍舊站得滿滿的。在会上我們的回答博得暴風雨般的歡呼聲。

在訪問過的許多城市中，我們的美國同行都強調到美蘇合作的重要性。在華盛頓記者俱樂部，我們曾建議設立一種獎金，專門授給對促進美蘇之間的了解有卓越貢獻的美國和蘇聯記者。這個建議贏得熱烈的掌聲。

美國人民普遍反對冷戰，他們真誠相信美蘇之間能夠親密地和平合作；就是一些官方人士也認為美蘇之間的接觸是必要的。冷戰宣傳證明是失敗了。蘇聯軍隊對納粹德國作戰的功績是不可抹煞的，美蘇兩國在對德作戰過程中所建立的友誼，在美國人民心中是記憶猶新的；沒有人會相信，蘇聯威脅着美國，美國人民為那種捏造的宣傳所煩擾，是完全多餘的。

美國人民的煩惱

我們訪問過一位祖籍波蘭的美國汽車機械工人愛德華·馬茹克維茲，他曾在第二次大戰中，在歐洲作過戰，戰爭結束後成了家，並生了三個小孩。他微笑地對我們說：

“戰爭結束後，我結了婚，有了家，現在唯一的希望是能夠在和平中生活，我不希望有另外一次戰爭把我們剛剛安排起來的東西一下搞光。戰爭使我够受了，我不願意讓我的孩子重走我的道路。”

這是馬茹克維茲真誠的願望，也是美國千千萬萬父母的願望！

美國人民對我們說：“禁止戰爭，這是最要緊的事。”

在紐約港口區第十二條街的牆上，我們看見這樣的口號：“和平！禁止氫彈”。在哥倫比亞大學一座大樓的牆上寫着：“和平”。美國人民要求和平的願望是顯而易見的。

在洛杉磯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我們談到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特別是台灣地區的局勢問題。一位美國記者說道：

“極大多數的美國人都為遠東的局勢而深為憂慮，這話決不過分。我們害怕蔣介石會把我們拖入一次嚴重的災難。我們知道一個使用現

代化毀滅性武器的大戰對我們人民將會怎樣。”

美國的整個氣氛和社會教育的精神是只有俾快的致富才能受人尊敬。在美國一個最會搞鈔票的人，也是一個最受人羨慕的人。他們說：關老都是精明人，窮酸都是笨伯。美國人民本來都是聰明的，灵敏的，熱情的，但由於片面的教育，許多美國人受了“發財”思想的毒害，結果弄得興趣狹窄，整天只是在金錢上動腦筋，他們是美國人，但他們關於美國的知識實在懂得太少，關於世界文化特別是歷史和世界大事更是可憐。

然而，美國新生的一代給了我們一種愉快的印象。美國的男孩和女孩都是快活的、天真的、好交際的。鹹湖城一個大學的學生曾同我們談到關於學校方面的問題，他們說他們的父母沒有能力負擔學費及其他各種各樣的費用，助學金太少，許多學生都是課外另找工作來維持自己的學費。

我們同美國青年進行誠懇的交談，我們對美國青年罪犯數字感到驚奇。自戰後，嚴重罪犯的人數增加百分之六十三，在這同一時期人口却只增加百分之二十一。現在，每十七個家庭中就有一個是犯罪的；每十五個人當中就有一個因犯罪而被捕過。他們告訴我們，這是由於道德的墮落，由於缺乏對智識的興趣，由於“要錢不要命”的思想所產生的結果。他們由於專心追求富裕和享受，結果對政治生活 and 社會進步不感興趣。這種情況越來越嚴重。人們對金錢和物質生活，盲目無厭地去追求而對任何其他東西不感興趣，這是使人最覺得驚奇的現象。

汽車、公路、大商業

美國的鐵路運輸大大被汽車運輸所排擠了，汽車成了主要的交通工具。好些街道都只是一條柏油路，沒有人行道。現在美國有5800萬輛汽車，還在不斷大量生產。1955年生產了800萬輛。我們參觀了洛杉磯一個雪弗蘭汽車裝配廠，該廠大概每一分半鐘出一輛汽車。廠長告訴我們：“現在我們正生產1956年式的汽車，1957年式的已在廠內審查試驗，1958年式的已經有六種模型，將從中選擇一種。1959年式也

正在划制藍圖。”这些汽車，發动机並無改变，只是車身和外表有些更新。汽車这样的大量生產，銷路很成問題，單1955年就有200万輛賣不出去。由於汽車的增多，紐約市長告訴我們，紐約市的交通时常發生困难。我們也深深感覺到，在紐約坐汽車走兩三公里路，还不如步行省時間。同时由於汽車太多，紐約城瀰漫了汽油味，簡直使人难以呼吸。

在前往參觀一个被服厂的路上，我們看見路旁歪歪斜斜的工人住宅。在个别談話中，我們时常听到，美國工人們所以能够得到資本家的一些讓步，原因之一是因为苏联及其他一些國家的工人已經推翻了資本主义，建立了新生活。今天，不少的美國人还認為資本家是他們的“恩人”。我們注意到美國是大力宣傳着它的資本主义是“与众不同”的。美國的大学里，擴大招收經濟、哲学、歷史、文学系的学生，以便培养宣傳資本主义制度的人才。不少美國人相信了工厂主和銀行家的“慈悲”心腸，他們以“保持笑容”這句話互相勉勵。雪佛蘭汽車工厂的經理“保持着笑容”，向我們暢談远景，虽然就在前几天“美國新聞与世界报道”剛剛报道由於汽車銷路成問題，有兩万汽車商請求國會立法限制汽車生產，同时已有許多汽車商破產。

美國的壟斷資本家們也“保持着笑容”。他們使自己也設法使全世界相信，他們已經从三十年代的危机里吸取了应有的教訓。但是，一切社会事業的計劃，特別是公路建筑的計劃，都是由於一个新的巨大的蕭条的威脅而產生的。

筑路这一項事業还是非常有利的。在我們去加里福尼亞大学的途中，我們經過一座連接旧金山和奧克蘭的八哩長的大桥。司机告訴我們說，造这座桥花了將近一億美元。从桥上每过一輛車收費0.25美元，一晝夜有10万輛車通过，桥主早就賺回了修桥的費用，現在每天收入純利25,000美元。

我們會見了旧金山商会的一位副主席福克斯先生，他說該会有包括30个大公司的4,700个會員。他們發行商業新聞和商業資料，但福克斯先生說他們的主要精力是放在修筑公路、修建廣場和市場等計劃上面。

有人指給我們看洛杉磯郊外的一片新工業區，這裡有着一段有趣的歷史。環城的一大片土地，原是芝(加哥)洛(杉磯)鐵路的桑塔·費鐵路公司買下的。工業發達使這片土地價格上漲，桑塔·費公司現在又要把這片土地出賣給那些能夠保證該公司一定數量貨運的買主。

類似的辦法在其他方面也同樣地實行。他們說這樣做法的目的是互相支持，否則一個經濟部門的衰落是會影響到其他經濟部門的。一句話，這就是“保持笑容”的辦法。

在美國，每當照像的時候，攝影者總是要我們說一聲：“啓斯”(cheese)，然後照出來的像就會是笑迷迷的。

美國大企業正是笑容滿面，然而，他們不過是在說着“啓斯”！

華 盛 頓

我們飛到華盛頓時已經是深夜。

華盛頓是一個政府官員和小商人的城市，幾乎沒有工業，它好像是專為政府駐紮而興建的。沒有摩天大樓，但有不少古典形式的大建築物，有許多廣場和花園。這一切使華盛頓更像一個西歐的城市。

我們很想到街上溜溜，看看美國首都人民的生活，但是無情的日程使我們失去了自由。剛一吃過早飯我們就訪問編輯部，參觀古蹟，舉行記者招待會，忙個不停。

和新聞工作者的會面很有意思。參加的人將近500，雙方問答了許多問題。這次新聞記者招待會進行了兩個半小時，情況非常熱烈，據說是記者俱樂部空前未有的盛況。大家對我們提出的建議——誰能夠對我們兩國的互相了解有所貢獻，我們就請他到蘇聯去旅行六週作為獎勵——特別高興，會場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

美國新聞工作者對我們的到來是大感興趣的。發行75萬份的週報“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編輯部要求與波列沃依和我談話，我們回答了將近一百個有關蘇聯新聞、局勢、文藝等問題，後來這些問題在該刊1955年10月11日那一期上用17頁的篇幅登了出來。在美國新聞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我們談到了我國出版了許多美國作家的作品及上演他們的許多戲劇，反過來我們問最近他們出版了那些蘇聯作家的作品及上演了那些蘇聯戲劇。

“在華盛頓”，一個美國新聞工作者說，“根本沒有劇院，在紐約是有的，但最近據我所知，沒有上演什麼蘇聯劇。蘇聯作品嘛，除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外，我記不起什麼了……”

“當然囉，這不算是蘇聯作品，我也想不起其他的來了。”

在華盛頓，我們參觀了距城25哩的著名的華盛頓墓。喬治·華盛頓是美國首任總統，曾在他的“告別演說”中警告美國不要干涉別的國家的內政，嚴厲指責一國征服他國，主張各國之間平等合作。他建議“各國和諧、自由、無成見相處。”

當今，美國的某些政治家早把這些話忘記了，但是美國人民却是牢牢地記着的。

參觀國會那一天我們抱着很大希望想和美國政府的領導人會面。

我們走進副總統的辦公室，里面空空的。

“這是副總統尼克松坐的椅子！”嚮導嚴肅地向我們說。

我們走進眾議院會議廳，聽到介紹：

“這是眾議院議長雷朋坐的椅子。”

在參議院會議廳，也是聽到同樣的介紹：

“這是參議院民主黨領袖約翰遜坐的椅子……”

我們表示希望能見一見我們參觀過的這些坐位上的人物，國務院的翻譯員艾蒙德·克倫說：

“參議員奧馬洪尼現在就接見你們。”

“我們並沒有請他接見。”

“沒有關係，他在等着你們呢。”

既然參議員等我們，我們不便拒絕。我們走進辦公室，里面空無一人。我們惟恐又聽到“這是參議員奧馬洪尼坐的椅子”的介紹，打算即刻退出，克倫擋住我們。

“先生們，你們走了，參議員要不高興的。”

“我們並沒有請求他接見，何況他不在……”

“參議員想親自見見你們，請你們等上五分鐘他就來的。”

一会，一个又瘦又小的人走了進來，他就是參議員奧馬洪尼。他匆忙得忘了給我們問好就滔滔不絕，口若懸河地向我們大談美國的出版事業如何自由，苏联的如何“不自由”。趁他停下來，我們說：

“苏联的出版事業是真正自由的出版事業。美國的憲法我們的學校都在學習。而你們，奧馬洪尼先生，是否看过苏联憲法？难道你不知道我們的憲法是保护出版自由的嗎？”

“不，”奧馬洪尼尷尬地說。“我沒有看过苏联憲法。”

“你可曾看过苏联的報章雜誌？”

“我沒有看过，但我听人講过……”

“那么你为什么就申斥起苏联的出版事業來了？”

这时，奧馬洪尼陷於窘境，还是他的秘書救了他：

“參議員先生，你还没有跟記者先生們問好呢。”

奧馬洪尼於是跟我們一一握手，問好，話里詞間是在辞退我們。參議員叫道：

“你們走啦，你們不是想見我嗎？”

“不，”我們之中一个說，“有人告訴我們是你想見我們。”

“可不是嗎？”从办公室里傳來这样一声。

顯然这是克倫安排好的詭計，他甚至还安排了他和我們談話的主題。一个陪伴我們的美國記者說，奧馬洪尼非常喜欢在報上讀到他自己的名字，果然第二天“華盛頓郵報”与“时代論壇報”报道了我們參觀了國會的消息，並說：“奧馬洪尼將是‘鱈魚畫報’的一个生动的主題。”

參議員的名字終於見報了，他該滿意了吧！

助理副國務卿罗伯特·墨菲在他的國務院新廈办公室里接見了我們。

“很遺憾，”他說，“日內瓦外長會議沒有达成協議，說明西方國家与苏联之間还存在着鴻溝。”

“但是，”我們問，“在縮減軍備問題上为什么不能取得一致意見？苏联採納了过去西方國家的建議，而为什么美國把就在不久前自己所說的話完全推翻？”

“你們知道，”墨菲說，“在山青水秀的日內瓦湖畔，好像一切都很容易解決，但實際情況却是很複雜的，複雜得多……”

墨菲先生要轉過話題，我們拉到文化交流問題上去：

“關於我們兩國間的文化交流問題，你的意見如何？文化科學工作者互相訪問，藝術家、樂隊、劇團訪問演出，你認為可有好處？”

我們一再談到這個問題，但偏偏他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生的事件上去，扯到歐洲的情況上去。後來我們又問：

“你認為互相訪問怎麼樣？”

最後他實在無法迴避，只好說：

“互相訪問會有一些好處，但我們怕破壞活動……”

我們說我們蘇聯人倒不怕從美國去的“人人歌劇團”的“破壞活動”。假如大戲院的芭蕾舞劇團來美國，他們也絕不會來從事“破壞活動”的。墨菲先生是白白操心了。

美國報紙說，華盛頓官方接待蘇聯記者很冷淡，事實的確如此。九個月不發給我們入境簽證；在美國我們受到警察和密探的包圍；美國的領導人誰也沒有和我們談過話。

然而，我們和廣大的美國人民有過友誼的接觸，他們對蘇聯人民是真誠的，熱情的。

（范道生、舒 五根根據蘇聯《新時代》1955年第49、51，1956年第2、3期編寫）